

書叢藝文益羣

蕩花蘆

著 犁 孫



行刊社版出益羣

書叢藝文益羣

蕩 · 花 · 廬

著 犁 孫

行刊 社版出益羣

· 1949 ·

羣益文藝叢書

燕宿崖（長篇）

周而復

村長和他的兵（中篇）

丁克辛

龍頭山下（中篇）

郁茹

雛鶯（中篇）

丁易

蘆花蕩（短篇）

孫犁

工人張飛虎（短篇）

康濯

結親（短篇）

葛琴

兩條路（短篇）

紺弩

獸道（短篇）

沙汀

烏鴉與麻雀（劇本）

陳白塵

文藝論文集（論文）

茅盾

星火集（論文）

何其芳

新的起點（論文）

周而復

血書（雜文）

紺弩

這是我們奉獻給新老解放區的讀者們的一套文藝叢書，作品選擇的標準是以爲工農兵的文藝創作爲主，再配合上反映蔣管區現實的優秀創作，及關於創作問題的論文，上面已經編好的作品，全部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底以前出齊，以後將繼續編印并告訴讀者。

目次

「藏」	一
蒿兒梁	二四
碑	四三
丈夫	五九
蘆花蕩	七〇
邢蘭	八二
戰士	九一
女人們	九九

「藏」

這一家就住在村邊上，雖然家裏不寬綽，新卯從小可是嬌生慣養，父親死的早，母親擰着紡車把他拉扯大，真是要星星不給月亮。現在他已經是二十五歲的人，娶了媳婦，母親脾氣好，媳婦模樣好，過的是好日子。媳婦叫淺花，這個女人，好說好笑，說起話來，像小車軸上新抹了油，轉的快叫的又好聽。這個女人，嘴快腳快手快，織織紡紡全能行。地裏去賽過一個好長工。她紡線，紡車像瘋了似的轉；她織布，挺柏亂響，梭飛的像流星，她做飯，切菜刀案板一齊亂響。走起路來，兩隻手甩起，像掃過平原的一朵小旋風。

婆婆有時說她一句：「你消停着點。」她是担心她把紡車輪壞，把機子碰壞，把案板切壞，走路栽倒。可是這都是多操心，她只是快却什麼也損壞不了。自從她來後，屋裏乾淨，院裏利落，牛不短草，雞不丟蛋。新卯的娘念了佛了。

剛結婚那二年，夫婦的感情好像不十分好。母親和別人說：「晚上他們屋裏沒動靜，聽不見說說笑笑。」那二年兩個人是有些彆扭，新卯總嫌她好說，媳婦在心裏也不滿意丈夫的「話貴」和拉場。但是很快就好了，夫妻間容易想到對方的好處，也高興去遷就。不久新卯的話也多些了，穿戴上也乾淨講究了。

淺花好強，她以為新卯不好說不算什麼，只要心眼實在，眉裏眼裏有她也就夠了。而且看來新卯在她跟前話也真是不少。她只是嫌他當不上一個村幹部。年上冬天，新卯參加了村裏的工作，並且人們全說他是個頂事的幹部，掌着大權，是村裏的「大拿」。可是他既不是村長，又不是農會主任，不是治安員也不是調解委員。淺花問他他不說，晚上問，他裝睡着了，呼呼的打鼾睡。淺花有氣，『什麼話這樣貴重，也值得瞞着我？』她暗施一計：在黑暗裏自言自語的說：『唉，八路軍領導的這是什麼世道啊！』『你說這是什麼世道，八路軍那一點對不起你？』新卯醒了，他狠狠的給她講了一番大道理，上了一堂的政治課，粗了脖子紅了臉好像面對着仇人。淺花暗笑了，她說：

『你是這裏邊的虫，好堅決，和我也不說實話。』

『你嘴淺。』新卯說。

他又轉過身去睡了，這樣常常氣的淺花一直睜眼到天明。今年春天，春耕地耘上了，出全了苗，該鋤頭遍了，新卯却什麼活也不願意去做。在家裏的時候更少了，每天黑更半夜才家來，早晨天一亮，就披上袍子出去了，家不像他的家，家裏的人見他的面也難。淺花又是六七個月的身子，飯熟了還得忝着大肚子滿街去找他，也不一定找得來，找回來像赴席一樣，喝上一碗飯將筷子一擺就披上那件破棉袍子出去了。一頓飯什麼話也不說。他的母親雖然心痛兒子，可是對他近來的行動也不滿意，只是存在心裏不說，淺花可蹙着一肚子氣等機會發洩，她倒不是怨他不到地裏去做活，她傷心的是近來對家裏的人太冷淡，他那嘴像封起來的，臉上滿掛着霜，一點笑模樣也不見。半夜人家睡醒一覺了，他才家來，什麼也不說，倒頭便睡，你和他念道個家長裏短吧；他就撒沒好氣說：

『你叫人歇一下子吧，我累。』

淺花說：

『你累什麼呀？水你不挑，柴你不抱，地你不鋤，草苗快一般高了！』

『你不知道，我有工作？』

他倒發火了。淺花只好冷冷的一笑，過半天自己又忍不住的小聲問道：

『你近來做什麼工作呀？』

『你沒聽說風聲不好？』

風聲不好，我看又是謠言，就是吧，你也得照顧自己的身子呀，你近來臉色不好，身上又瘦多了。』

這時她才心痛起他來，他近來吃飯很少，眼都陷了下去，叫他睡覺吧，她不言語了。

又過了兩天，他竟連夜不家來睡覺，天明了才家來，累的不像個人樣子，進家就睡了，睡上多半天才起來。可是天一擦黑便又精神起來，央告着說：

『給我做點好吃的吧。』

母親聽見了便說：

『你給他炒個雞蛋烙張餅。』

媳婦雖然不高興他出去，却也照樣給他做了，看着他一邊吃她一邊問：

『吃了好東西幹什麼去？』

他裂着油光的大厚嘴唇說：

『這可不能告訴你！』

鄉下的夫婦，有這麼三天五天不在一條炕上，淺花就犯了疑心。她胡猜亂想，什麼工作呀，夜間出去白天回來？她家住在頂南頭村外，不常有人來，她想，村裏幹部多着呢，別人不一定這樣。這一天，大街上劉喜的媳婦來借棧來，淺花就問她：

『大嫂子，你聽見說敵人又要出來掃蕩嗎？』

『沒聽見說呀！掃蕩怕什麼呀，我就不怕。』

『可是俺家他爹沒事忙，現在連黑夜間也不家來睡覺了！』

『哈！不家來睡覺，到那裏睡呀？』這女人大吃一驚張着嘴問。

『誰知道，有這麼三四宿了，人家說工作忙。』淺花嘆了一口氣。

『準是工作忙唄！』那女人說着却撇了撇嘴『工作忙，一天家是男女混雜，咱也不知道那是幹什麼工作？』

『大嫂子，你聽見什麼風聲了嗎？』淺花直着眼問。

『沒有，你家他爹很老實，不像那些流氓蛋，你們夫妻的感情又不錯，不過你要留點神，年輕的人說變心可快哩，街上那些小狐狸們可能勾引着哩，說句不嫌你見怪的話吧；那一個不比你年輕。』

這一晚淺花留上心，心裏也頂生氣，做晚飯了，丈夫從炕上爬起來迷着眼走出來說：

『扞點白條子吃吧？』

淺花的臉刷的拉下來，嘴撇的可以拴一匹小驢，臉上陰的只要有一點風吹，就可滴下水來。半天才喪聲喪氣的說：

『好吃的吧，你是有了功的了！』

『有功沒功，反正盡自己的責任。』丈夫認真的說。

『甕裏沒水！』淺花把手裏的空水瓢往甕裏一丟大聲的說。

『我去担。』丈夫不緊不慢的担起水桶出去了。

等他担了水來，淺花還是生氣，在灶火前低着頭，手裏撕着一根柴火葉，丈夫說：

『快燒吧，你也知道發愁？別發愁，只要我們有準備，多麼困難的環境也能通過去。』

淺花越聽越沒有好氣，她想，你念什麼咒呀！她打起火來，可是手有些顫，火鏟鑿在火石上，火星却落不到火絨上，丈夫接過去給她打着了，裂着大嘴笑了笑說：

『真笨。』

『我們是笨。』淺花把火點着，一手拉動風箱，『你去找精靈的去啊！』丈夫

也聽不出頭緒，他以為女人也正在不高興，他就坐在台階上去，看着野外的高粱在晚風裏搖擺。近來天旱，高粱長的才一尺來高，他想，下場透雨吧，高粱長起來就是敵人掃蕩也就不怕了。他望着那裏發呆，淺花又忍不住，她扭轉頭來問：

『你別又裝傻，我問你，這幾日夜裏你出去幹什麼來？』

『搞工作。』丈夫回過頭來還是心平氣和的說。

『什麼工作？』

『抗日工作。』

『你不用和我花馬掉嘴，你好好的告訴我沒事！』

女人是那麼橫，直眉瞪眼臉發青，丈夫也有些惱了。惱的是，女人為什麼這麼糊塗，這麼頑固，這麼不知心，這麼不心痛人！他黑間白日累個死，心裏牽掛着這些事，她不知道安慰我，還淨找斜碴，他也嚷着說：

『我不能告訴你，你為什麼這麼橫：你審我嗎？』

母親聽見他們吵嘴，趕緊出來說了兩句，兩人才都不言語了。這一頓晚飯，一

家人極不痛快，誰也沒說話。

等新卯吃完飯母親將他叫到屋子裏說：

『你整天整夜忙的什麼，也不在家裏照顧照顧。』

新卯沒有說話，守着母親坐了一會，天已經大黑了，他走到外間屋裏，想出去，淺花正在門簾外愼着，一伸手就把他拉到自己屋裏來。她在炕沿上一坐，哭着說：

『今黑夜你就不能出去，你出去我死在你手裏！』

新卯瞪了瞪了眼想發火，但轉眼看了看她，他忍下去了，他在屋裏轉了一會，淺花汪着兩眼淚釘着他，他嘆了一口氣說道：

『我再出去一晚上。』

『不行！』

『你行行好，我算向你告假？』

『不行。』

淺花轉過臉去啼哭起來，那臉在燈光下是那樣的黃，過了一會，轉動那笨重的大肚子仄到炕上去了。新卯又在屋裏轉了半天，他一邊脫衣裳一邊向媳婦解釋：

『聽你的話值好像我在外邊有男女關係，絕沒有那回事，你怎麼這樣猜疑呢，我是那樣的人嗎？』

淺花轉過臉來說：

『沒有那回子事，爲什麼淨夜裏出去，爲什麼一出去就是一宿，一回來就是那麼乏，還向我要好的吃，我沒那些個好東西來養着你！』

新卯說：

『你不信就罷，這反正和你說不着。』他鑽進被窩睡去了。淺花爬起來脫了衣服吹滅燈也睡了。外面起了風，吹的窗戶紙響，外邊的柴禾葉子也飛着。不久，淺花翻過身去呼呼的睡着了。

新卯靜靜的躺着，靜靜的坐起來，穿好衣服。下炕來，摸到外間，輕輕的開了門。外面很黑風很大，但是春天的風吹到臉上是暖的，叫這樣的風吹着，人的身上

也懶起來，身子輕飄飄的，反倒有些睡意了。他集中了一下精神，振作了一下，奔着村南走去。他順着那條窄窄的通到菜園子的小道走去，野外也很黑，但他可以看見那一望無邊的高粱地在風裏滾動，在遠處柳樹林的風很大，忽忽地響。

在他後面，淺花像一片輕輕的葉子從門裏飄出來。她的身上雖然很笨重，但是她提着一口氣走的很輕妙，她的兩隻眼什麼也顧不的看，只望定了前邊的黑影子緊跟着。她怕他一回頭看見，又輕輕的躲閃，她走幾步就停一下，常常很快的蹲下去，又很快的站起來，她心裏胡塗又害怕，他是到那裏去呢？

她看見新卯走到菜園子裏站住了。她一閃就進了高粱地坐下去，一尺高的高粱，正好遮住她的身子，但遮不住她的眼睛，她看見他衝着井台走過去了。她心裏猛然跳了一下，半夜三更他到井邊去幹什麼？要澆園白天澆不了嗎？他又沒帶着水斗子，莫非有什麼發愁的事或者是生了我的氣要尋短見？這個人可是死心眼。她一挺就立起來。他真的一轉身子掉到井裏去了。

淺花叫了一聲奔着井沿跑去，她心裏一冷差一點沒有栽倒地上死過去。她想，

竟來不及拉他一把，自己也跳到井裏去吧。忽然新卯從井內把頭伸出來，舉着一隻手大聲問：『你是誰？』淺花沒聽清他說的什麼，她哭着喊着跑過去，拉住自己丈夫的那隻手，他手裏抓着一支擲槍。她緊緊的攥他的手，死力往上拉，她哭着說：『你不能死，你先殺了我吧！』新卯一把推了她三尺遠，聳身跳出來，狠狠的壓低聲音說道：『你這是幹什麼？』淺花又跑過去拉住他不放，她躺在新卯的懷裏，哭的是那麼傷心，那麼動情，以致使新卯的心熱起來，感覺到在這個女人心裏，他竟是這麼重要。他的嘴唇動了兩動，真想把真情實話告訴給她，但他心裏一轉想道：一個女人在你身邊滴這麼幾點淚，就暴露了祕密，那還算什麼人？是，告訴她不是告訴別人，她不會賣我，假如她叫敵人抓住了呢，能夠在刺刀前面，烈火上面也不說出這個祕密嗎？誰能斷定？這樣一想他又把嘴閉緊了。他說：

『我不死，你回去吧。』

『你和我一起回去。』

『你看你又是這樣，你總是這麼纏磨我，就誤我的工作，那我就不再見你』

了。』

淺花呆在黑影裏，好像也看見丈夫那生了氣的老實樣子。她是聰明人，她想到了一些來由，她輕輕笑了，擦了擦眼淚坐正了說：

『你不對我說，我不怪你。該知道的就知道，不該知道的我也不強要你告訴我。』

『這才算明白人！』新卯肯定的說。

『你也得早些回去。』女人站起來要走，她轉眼又看了看丈夫，忽然心裏一酸。她覺得自己是錯怪了他，他是爲了工作，才不回家吃飯，不進家睡覺，夜里一個人在地裏偷偷的幹活。她覺得丈夫有這麼一個別人趕不上，自己也趕不上的大優點。她好像上到了摩天的高山，走進了莊嚴的佛殿，聽見了煽動的講演，忽然覺得自己的心胸也一下寬闊了，忘記了自己，身上好像來了一股力量，也想做那麼一些工作，像丈夫一樣。

『我能幫幫你嗎？』她立定了問。